

知往鉴今

从泥土出发

□ 龙成

冬日的暖阳，让这排松杉因了叶子的金黄、透明而显得更加挺拔高大。大树左右的两排时尚高楼由此端庄亮丽，拥在正中的原校区更因石阶高阔、土房老旧而博人眼球。

这座名为“帝景南山”的研学基地，建于平利县的秋山脚下、秋河之畔，所在的八角庙村是巴山深处的一方小盆地，这里土肥水沃、草木茂盛，是广佛镇的“白菜心”。故而，20世纪70年代平利县为培养农村实用人才，在此创办了“秋坪职中”。今天到访的这个研学基地，是当年的职中校园。

宽敞的院落，既是研学活动的露天会场，也是当年和今日的操场。主人万琴棋在介绍了左右两边的会议中心、接待中心后，指着正面那些当年夯土所建的教室和学生宿舍、老师宿舍说：“他们的外观形象具有史料价值和意义，室内已被改造一新为我们所用。之所以保持原有风貌，既有教学目的，也有一点私心。”

同行的美女作家们突然来了兴趣，纷纷询问这位80后的美女老板有何“私情”。万琴棋抿嘴一笑，大方爆料：“我老公是这儿的人，我想为他留点乡愁，也给我们的后代留点老家记忆。”

这话看似“小心思”，其实却为“大主题”。当我们走过右边的宿舍楼，来到大院之西的一个厂房式的敞篷之下，她的“主题思想”令人肃然起敬。

地势开阔的敞篷里，看起来只有几张台案、几堆泥土，以及堆放在泥土边的沙子、石头、砖块，但当万琴棋指着东墙边的几架绿植、西墙上的《中国建筑流派》图示、正墙上的“我是美丽乡村规划师”主题活动会标，详细介绍了各自的用途之后，我的眼前当即浮现出今年夏秋时节那些研学活动的精彩画面。

当汉滨区初级中学的学生走进“我是美丽乡村规划师”实践课堂，他们的心灵便走出了城市的高楼大厦，兴奋地用手中的泥土来建构“老家式的新家园”。当他的三间平房、她的竹林小院建起后，老师出了一道题：“如果你是村主任，该如何规划自己的美丽乡村？”于是，架子上的绿植变成了村东的桃园、村西的竹园、村后的茶园，地上的泥土、沙子、石块、砖头变成了中心社区、散居村落和村中的公路、村前的广场，一些看似无用的枝叶、杂草变成了路灯、花卉和儿童游乐设施。于是，城市孩子的美丽乡村梦想，成了花园式的现代化新农村。

来自平利县广佛小学的农村孩子，在此建造的“美丽乡村”却是一个城乡接合部。村子的周边有水田、茶园，还有绿水、青山，地里有山上长有庄稼、茶苗、果树和青松，水里游着鱼虾和水牛，如是一部再现式的情景剧。从村中通往远方的道路，有土路、石桥、木桥、混凝土桥，也有骑摩托的便道、开汽车的大路，当乡村公路通上高速，连上铁路、高铁和机场，它们的走向便是楼房林立的城市一角。这位“小小规划师”之所以这样设计，因为他的理由是：“我这个村主任的规划理念，就是建设美丽乡村的美好理想；我一定要当好个市长，把乡村当城市一样的规划好、建设好！”

参与研学活动的汉滨初中一位老师，深情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：当一批学生在这儿很有艺术兴趣的玩了半天泥土后，一听说下到水田去上一堂“深入泥土”的自然课，他们兴奋得如同放飞的鸟儿，哗啦一下就奔到了河边的水田，鞋子一脱就下了水，不一会儿水田就变成了泥潭。当他们脚踩泥土、手抓泥土，自由自在地玩泥、观泥、塑泥时，心灵完全放飞于自然、回归于童真，显现出了人与自然相融的返璞归真。因此，他们可

以把爷爷辈的徐平校长称为“平哥”，也可叫来“美女老师”打水仗。这种人与泥土的亲近和美，让人想到了《女娲抟土造人》的美妙传说，让人想见了明日乡土的诗情画意。

接待广佛小学研学活动的一位教员，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小女孩。她是大山里的留守儿童，没有走出过秋河，更没进过县城，曾经的理想是上到化龙山山顶，看清太阳的模样。当她知道家乡的泥土可以烧成砖瓦、盖成楼房时，便得知：社区连片的徽派风格平房，镇上高达一二十层的楼房，以及电视里播放的城市高楼大厦，均起基于泥土，并是泥土烧制的砖瓦所建的，她使劲跺了三脚，在泥土上踩出深深的脚印，在脚印上写下了自己长大成人的理想：左脚为“规划师”，右脚是“建筑师”……

当我们的视线从田野收回敞篷，蓦然发现：万琴棋的眼睛湿润了，美女作家们的眼睛湿润了。而那晶莹的泪花中所闪烁的，是一棵棵从泥土中长出的幼苗，是一个个从泥土中站立起来的新人。

是啊，作为乡土中国“农”的传人，我们无论是作家、画家、音乐家，还是教师、厨师、工程师，祖上均生于泥土、长于泥土。泥土是我们的底气，是我们的底色。每每回归泥土，走进土地，我们不仅接地气、增底气，而且有了走出大山、走向高远的力气与志气。这就是泥土的力量，是中国人与泥土的天然关系！

从职业中学到研学基地，这块土地的性质没变；从培养知识化农民到培育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，这块土地的职责没变；从田地里的农人到基地的创业者，他们对土地的忠诚没有改变。

当我们的目光再次透过那一排夕阳之下挺拔高大的青松，便从敞篷下的泥土看到了田野里的乡土。我们从泥土上所看到的，是正在积蓄力量期待春天拔节生长的树木，是奔向辽阔天空的鸟儿，是民族的未来和人类的希望！



村口(油画) 陈益鹏 作

往事并不如烟

回首故人皆是情

□ 石昌林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世代生活在秦岭南麓、月河流域的家乡人，脾性和秉性自然更随着这方山水。

外婆快70岁时，突然胃里长个疙瘩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村医说是胃癌，让身体一直康健、从未看大夫的外婆不知所措。那时的医疗水平可是不便利，动不动可做手术摘除，放疗化疗或者靶向治疗，唯一缓解痛苦的办法是注射麻醉药。

外婆从发病到去世煎熬一年有余。这段时间，从没听过她老人家痛苦的呻吟，只见外婆平日里的平静表情，日渐消瘦的身体。吃不下饭的外婆每日抿点白酒救命。喝药疗愈胃痛，可能现代医疗技术唯之以鼻。外婆原本有点酒量，在病情加重时，酒量越来越大，最后竟嗜酒如命，心理抚慰而已。

外公独自去五里镇街给外婆买酒喝，每次总是背朝着手提溜着塑料酒壶的背影蹒跚而行，遇见熟人免不了抱怨一句：“一天整一瓶，上辈子估计是酒神！”听见外公如此絮叨，我们也不知如何宽慰。

看着外公佝偻着脊背去买酒的身影，既心酸又感动。不知为何，眼前突然又浮现出他俩年轻时时的样子——秋收农忙时，身材矮小的外婆总迈着一双小脚来帮外公收庄稼。外公用担滑绳捆紧一大堆晾干的红苕蔓子，干红苕蔓子虽然飘轻，但体量大，一人手忙脚乱捆不住。于是外婆赶忙过来帮忙，可外婆力气小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外公一急，便瞪外孙一眼。外婆感觉到外公小瞧她，也不甘示弱，抬起头狠狠瞪一眼，却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正生气的外公见外婆气头上笑了，便哈哈一声大笑……

如此的情景在眼前跌宕显现。我家距

人在旅途

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古城西安边家村求学。三年时光里，求到了学业，也追求到了我的妻子。

认识了妻子，也就认识到了她家人。妻子家在岚皋县大道河畔一个叫甘沟的山村里。山路蜿蜒，山坡陡峭，地里的稼禾不分外的墨绿茁壮，让首次走进沟里的人思付到，村里的人是朴实勤劳的。

妻子一家更是勤劳，养蚕、喂猪、烤酒、育樟树苗、嫁接桑苗，开办家庭粮食加工厂。农闲时，岳父还背上木工工具，应邀出门去做木匠活。

岳父在大道河流域的知名度颇高，依赖于精致的木工手艺。一些熟识老人说：“你岳父的手艺那叫工匠，做的家具横平竖直，榫卯严丝合缝，不用一个铁钉，摸起来肉乎乎的，好看又耐用。”

有次下乡在民主镇，镇上老书记指着面前的三斗桌说：“这是你岳父的手艺，用了二十年，样式过时，我没舍得换，用起来顺手。”说话间，老书记又说：“你岳父可是个能人。八十年代县上评万元户，他在县城戴大红花受过县长表彰呢。”我听得一惊，放下手中茶杯，这事咋没听家里人说过呢。猜想，岳父是位不喜张扬的人。

前年秋末，一行人去爬堰门镇红岩寨，登高返程，口渴难耐，见寨下一户人家，登门寻水。户主姓左，年逾花甲。茶聊中，老人竟熟识岳父，环顾着屋里木柜、木床、木桌、木椅、木脸盆架说道：“这是娶媳妇那年请你岳父来家里做的，全套家具，前后做了个把月。”老人问道：“戴木匠还在吗？”我答：“还在呀！活得很好。”老人说：“那是高寿！”

岳父戴定贵，闲隐他们的人大都叫他“戴木匠”，尽管现在人们都习惯了去买机制的成品家具，木匠手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乡土风物

外婆家不远，几分钟的路程，所以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多是在外婆家度过。“外甥是舅家门前狗，不吃饱就不走”，多年里，未见外公外婆拌嘴红脸，总是轻声细语，遇事夫唱妇随。可所有这些年少时眼里事竟不算事，觉得平凡日常不过人间烟火，直到结婚成家后才明白过来，夫妻间相濡以沫是多么不易！

门前坎下住着三外公一家。三外公和外公不是亲兄弟似亲兄弟，一样的身高马大。儿时，三外公家的父亲尚在人世。外公去看去饱经沧桑，常年瘫痪在床，但他很有尊严地活了很多年。

冬春时日，自家的院坝上暖阳高照，三外公立即进屋搬出外公常躺的篾圈椅，垫上厚厚的被褥，然后轻手轻脚地将瘦得皮包骨头的外公合抱屋外，像放置一尊佛爷，将瘫痪已久的老人小心翼翼地放置在靠墙的阳光里。银发白鬃飘飘的老人在阳光沐浴下，紧握被褥，慈祥而幸福。三外公端来一盆热水，将热乎乎毛巾一遍遍擦拭着老太爷的腿脚……等到夕阳西下，又会将老人抱回屋内。直到外公咽下最后一口气。

20世纪90年代末，趁着放寒假翻翻秦岭去西安，咬牙买了一台新潮DVD。春节到了，在市场里租了多张新影视碟片。可当我兴冲冲地带回家，却不敢在家里放映，怕父亲进进出出脸色。于是便带着一应设备下坎到三外公家，将DVD安放在外公家的堂屋柜上放映。左邻右舍听说瞧稀奇，自此欢声笑语飘荡在乡村的旷野上。

其实三外公家的经济条件远没我家好，可他是位豁达厚道之人，不论家里的日子再怎么紧巴，脸上始终洋溢着乐观的

岳父今年九十二

□ 杜文涛

妻子姐妹五人，几个闺女出嫁后，家里便只岳父岳母。老两口忙惯了，种着房前屋后近处的菜地，喂着猪，养着鸡，相互依靠着生活，日子过得挺顺溜。我们每次回去临回县城时，老两口给的腊肉我们似乎吃不完似的。二十年前岳母病逝，一长溜五间外带偏厦的土墙瓦房顿显得空旷许多，岳父也似乎苍老许多。

岳父一人住在亲手建起的老屋里，仍然种着菜地，喂猪养鸡，孤身影单着。我们让他进城和我们同住，他不发声，我们知道，他舍不得我们十年的老屋和房前屋后的山场，还有屋上坎下的邻居。

几个月后，那时村里已修通村道，小车能开到屋前，岳父双鬓似乎比先前又添些银发。一个人的山村生活太孤寂。这次，他没拒绝他进城的提议。月余后，他打电话，让我们去接他。他卖掉老屋，搭配上屋里的所有家具和屋旁院下的几块菜地，只带走几袋衣物和全套木工工具。

岳父进城后先和妻姐一家人同住，后来我们建了自建房，岳父便和我们住一起。岳父喜欢宽畅，他便一人住顶楼。顶楼有宽大的晒台，可晒太阳，可喝茶，可聊天。城里有许多我们不认识他却认识的老乡旧友，他们陪他晒太阳、喝茶、聊天，他也陪他们晒太阳、喝茶、聊天。

晒台光线好，一人时，他常看书，看《白蛇传》《隋唐演义》《曾国藩家书》。再看岳父读书时，请岳父进我书房自己挑选，他在书架上左右巡看，先选了我个人出的书，又选了一摞岚皋地方书籍。再见我时，他说，他最喜欢我编纂的《岚皋民间歌谣》，里面好多民歌他都会唱。他还告诉我，书里有些歌词和他唱的不一样。我趣问：“书里歌词好，还是你唱得好？”岳父也趣答：“咋说呢？洋芋红薯，各有各的味道。”

天气好时，岳父常拿出木匠工具在晒

表情，耳边响起的永远是戏谑笑声。斜风细雨的春日，三外公披着蓑衣从门前经过，瞧见我无所事事地闲坐在屋檐下，便打趣说：“大学生今个咋没去教书？”我说：“今日星期天！”“今天‘腥气’天，哪里有腥气？公家人鼻子尖，我们农二哥咋没闻出个啥子怪味儿来？”说着，还伸长脖子怪模怪样地四下嗅嗅，爽朗笑声在房屋四周回荡。

千禧年过后，三外公家推倒多年的土坯房，在原地基上建起了一栋二层小洋楼，可没等多住几年就遇上了极端天气，一次滑坡泥石流，从我家院坝坎边起向东到坡底，发生了整体滑坡，他的新楼房地基倾斜，墙面开裂，新居成危房。政府在村里平坦的地方重新规划了一处宅基地。为了早日建好新居，在土地里劳作了一辈子的三外公决定跟随潮流进城打工赚钱。

三外公谎报自己年不过花甲，可猴精的包工头们哪里肯相信？眼看这招不行，他仍回村里看哪家要建新房，打水井，或是村里修路，便去给人家说好话，让他做零工。不论严寒酷暑，工地上总见到他老人家拼命干活的身影。我说外公您太拼了吧？注意身体呀！三外公抬头看见是我，笑逐颜开：“人老骨头硬，越动越中用！”说话时，他密密麻麻的皱纹挤满了那张饱经沧桑的脸，像极了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，感情真挚、纯朴憨厚的普通农民形象，更像一面石刻的丰碑。

七十多岁的三外公，在人们的惊叹声和敬佩的眼神中，无奈地干了一年又一年的零工，直到属于自己的新居落成。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大潮中，他永远不当落后兵。

台上做木匠活，那些零碎的边角料木板，也不知是他从哪找来的。他做小木椅、小木凳，放在卫生间坐着洗脚用，还拿给我们用。建自家房木工装修时剩几块木板，不知他啥时候鼓捣出三个电视柜，精致而好看，他和我们屋里，现在还开着。见街上跑着扫地车，他找来一对旧自行车轮，依葫芦画瓢地做出台式小型扫地车，推着边走边扫着地。见我们称奇，他还让上大学放假回家的外孙帮他申报专利，儿子笑眯眯地说：“爷爷时高得很，还知道专利！”

岳父喜欢吃鱼、羊肉、浆把饼、西瓜、板栗，妻子便常做，做了我们也吃。饭熟了，我们叫他下楼来吃，后来随着岁月渐长，他上下楼梯走得缓慢，每顿饭，头一碗，我便一手端饭一手端菜送上楼去，再端回头顿的空碗。

岳父失聪了，难以让我们平声对话，好似是一夜之间失去的。我们带他去诊治，医生为他配了助听器。他听不清了，但他却能听和岚河边遛弯时遇见的熟人聊天。也不知是他看懂了对方的口形，还是猜准了对方的话题，懂你语言，能接好几句茬。

耳背的岳父看电视声音调得很大，也许是听不见，也许是想听见，电视声音能传至楼下的我们。我们在楼下，便知道在看啥电视节目，知道他在屋里没有，也猜度他今天身体应该没啥不适。

前几天我和妻子陪岳父在岚河边散步，碰见了一位多年没见的村里老邻居。儿人倚着一棵棵柳树说着话，身旁的岚河水清澈澈地淌着。邻居抵着他的耳朵大声说：“戴木匠，好多年没见您了，您身体还这么硬实，今年高寿呢？”

秋日的阳光下，岳父雪白的头发好似镀上了一抹亮光。他朗声答道：“托当今好日子的福，今年九十二！”

世相漫笔

钱去哪儿了

□ 吉隆安

似乎须臾间，已至花甲。回首过往，总觉得马齿徒增而已。所幸之处在于，我已捆扎多年的记忆口袋里，还贮藏着一些岁月长河的故事。偶尔翻捡一二，以资茶余饭后。

二十年前，我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。学校不大，仅有十来名教师。大家整天忙忙碌碌，履行职责，坚守着岁月的静好。

忽有一天，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打碎了这种祥和宁静：校长马老师的钱丢失了！

马校长老家建房。前天，他在银行取出五千元钱，回来放在床头柜里。今天早上，他拿钱时，大惊失色：钱不翼而飞。

老师们听说后，来了几个帮忙寻找。在月工资四五百元的时候，这可是一年的收入，绝对算得上是“巨款”啊。几个人抬开席梦思床垫，又挪开床底座，角角落落寻了个遍，也没有找到钱的影子。

“这下完了。”马校长沮丧地说：“看来，这钱是实实在在地被人拿走了。”帮忙的人听了，都不言声，默默地走了。

这天下午，是教研日。主任主持开展完活动后，把大家留在会议室。马校长说：“同志们，我有点私事想和大家聊聊。”

他把丢钱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钱确实是丢了。我分析了一下，学生是绝不会拿的，他们没有这种胆量。何况，我房间一进门就是办公桌，没有上锁的抽屉里，还放有几十块零钱，都完好无损……”

“是啊。他们要拿的话，也是拿走这零钱的……”大家随声附和。

“所以嘛，”马校长说：“学生既然不会拿，又没有外人进来，那么，当然是……”

当然是坐在座的某位拿了。大家谁都听得懂这个意思。顿时面面相觑，不再出声。

“既然拿了，只要还给我——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我什么也不计较。一直没有报警，就是考虑同事一场，一旦追查出来，意义可就不一样了。”

会议室里静地让人发疼，掉根针绝对能聆听到针尖落地的响声。

马校长见大家都僵坐着，只好说：“那这样，留个时限，明天十点前，没还回来的话，我只有报警处理了。”

第二天十点过了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马校长只好报警。

警察来后，查看了马校长房间，没有发现什么。就逐个和老师们谈话。

首先叫到的是胡老师。胡老师去年建房，经济不太宽裕。可就在前不久，竟然举债，买了一辆钱江摩托。这不由得让人不怀疑。过了一会，胡老师走了出来。边走边喃喃说，买个车还有啥说不清的！

接着是罗老师被叫进房间。

罗老师五十多岁了。早在她上高中时，曾经拿走过学校的运动衣。弄得这几十年，活得不明不白。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是重点怀疑对象。奇怪的是，半个钟头后，他也出来了。并且，脸色明朗：“不是我。当然不会是我。”

接下来，竟然叫到了我。

我十分吃惊：我的人品谁不晓得。怎么还会怀疑我！而且被叫在前面。这不明摆着嫌疑重大？

我硬着头皮进去。问话者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，突然话锋一转：“你前不久建房，听说欠了工人工资。你是怎样还的？”

啊？我和同事们闲聊的话题，他们怎么知道？我不禁后悔平时说话太随意。

好在前几天在银行贷款的凭据，还在衣兜里。我就拿了出來。

我也顺利走出來了。

谈话继续到晚上十点。据说也没有个所以然。派出所里人员只好暂时收队。临走交代马校长：仔细观察，发现线索，及时告知。

课余时间，大家谈天说地十分热闹的小院，再也见不到老师们的身影。他们要么去院外的操场上和学生一起活动，要么关起门待在办公室来。大家见面只微微点头，谁也不愿说话。一些住校老师，纷纷请假，回家住宿。大家都谨言慎行。

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。

大约一个月后吧，一位调到外校的老师回来搬家。要搬走放在马校长房间的床。

几位男老师被叫去帮忙。我们先把席梦思床垫抬到院里，再开始抬底座。底座既大又重。横着竖着试了好几次，才弄出房门。

喂，这是啥？门口地上，掉了几片纸屑。捡起来一看，是钱的边角。大家连忙把底座的木板撬开。

哇！底座的窄小的夹层里，一堆破破烂烂的百元纸币，赫然被老鼠做成窝了……

于是乎，我来到瑰丽的南宮山。

南宮山情话

□ 魏晓英

风，带着山的清香拂面而来，山顶如雪的云雾，瞬间幻化成曼妙端秀的神仙姐姐，她甩起长袖，将我裹起，随她腾云驾雾般向山顶奔去。问她要去哪里，她说去听弘一大师讲经传道；弘一大师在清嘉庆年间就来南宮山，他在这里潜心修炼，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，他的所做所为感动了观音菩萨，观音驾祥云、踩莲花亲临南宮山，教他法宝，点化他修成正果。从此，他倾其毕生引渡众生，传扬佛法，最终坐化南宮山，修成正果，福及这里的众生，以及这里的山山水水，一草一木。

俯瞰下去，南宮山沟壑纵横，峡谷深邃，变幻莫测，犹如仙境。冰川地貌的奇险野秀惊艳世界，火山熔岩千姿百态，奇绝横生。美丽的云海，犹如仙女在成群结队的游玩，一会儿纠缠在山腰，一会儿盘旋

在山顶，一会儿被风姑娘吹散在谷底，一会儿被山神震慑隐藏在空气里，任阳光爱抚……

我可以尽情享受行走在山间的静美，可以轻轻地向孔雀树倾诉秘密，可以向烂漫的山花道出烦恼，可以和鸟儿对唱山歌，可以对着山谷畅想未来，还可以对着连绵的南宮山说一说话……独自贪婪着这顷刻的美好，瞬间释然了，与内心的痴儿和解，与一些旧事儿和解，顿觉身心欢愉且轻快许多，一路下山，一路采花，一路欢歌，一路将南宮山的传奇收入心底。

回望南宮山，仙雾袅袅，太平金顶若隐若现，一束野花虔诚的敬向金顶，双手合十：祈福这里的人们富足安康；祈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；祈福世界和平没有灾难与战争；祈福天下苍生皆得安宁。